

姚暹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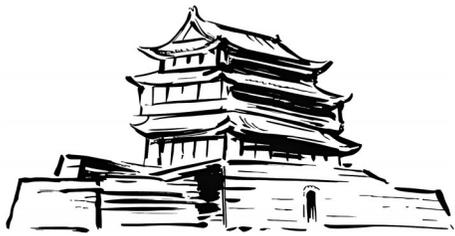
在鼓楼

□吕魁

古雅莎与陈一苗是大学师兄妹，两个人同院不同系。他们相识是在一年的院内元旦联欢会上，陈一苗表演吉他弹唱《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》，古雅莎紧接着陈一苗上台，钢琴独奏《菊次郎的春天》。每场彩排，陈一苗不像其他表演者，走个过场，心不在焉。他调琴都会调试十分钟，一会儿嫌灯光过暗，一会儿又摆弄起音响设备，准备工作没有半个小时弄不完。等一切妥当，陈一苗这才晃悠悠地坐在舞台中央的高脚凳上，只见他双眼微闭，眉毛轻挑，时而低吟浅唱，时而引吭高歌，根本不在乎台下观众席空空荡荡。陈一苗那混不吝、爱谁谁的台风，吸引了后台候场的古雅莎。陈一苗一曲唱毕，轮到古雅莎上场前，陈一苗都会卖力招呼在场的男生，合力帮忙抬钢琴，古雅莎难免少不了说谢谢，这一来二去，他们俩就有了言来语去，二人之间的联系也自此日渐增多。

有几次彩排结束已至深夜，饭点早过了，食堂大门紧锁。陈一苗就张罗着大伙去校外的烧烤店，撸串儿喝啤酒。大家AA制，众人自然吃得就心安理得。古雅莎慢慢察觉，聚餐时的陈一苗总是忙前忙后，他一会儿起身给众人添水倒酒，一会儿帮服务员上菜撤碟，哪儿都有他的影子。陈一苗是特别好的饭搭子，他爱琢磨美食，每道菜怎么做好吃，他都能说个一二三来。可以说，聚餐时只要有陈一苗在，哪怕是一盘普通的虎皮豆腐，经陈一苗渲染介绍，又是刀工，又是勾芡的，令人食欲大振，想不多吃两口都难。喝到微醺处，有人起哄，让陈一苗唱首歌热闹热闹。陈一苗从不推脱，他毫不怯场，用筷子敲碗伴奏，酒瓶当作话筒，起身就唱。一首唱完，不等掌声落下，他主动又唱一首，边唱还边自我调侃说，生活不易，帅哥卖艺，唱一送一。多年后，古雅莎和陈一苗在茫茫人海中走散，回想起最初之所以能对他怦然心动，恰如陈一苗在夏季的大排档上，清唱的那首歌的歌词所写的那样：“我梦寐以求，是真爱和自由”。

遇见陈一苗前，古雅莎上一段恋情刚结束不久，那是古雅莎的初恋，对象是古雅莎的直系师哥，大她3岁的北京土著。古雅莎刚一入校，模样还是个高中女生，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生活，那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皮肤黑到反光，满口京片子的大三师哥就对她展开了猛烈追求。师哥早上在她宿舍楼下捧着还冒热气的包子、豆浆，等她下了晚自习，师哥会准时将打好的一壶热水递上，嘱咐她睡前泡脚解乏。到了周末或节假日，师哥会约她去逛公园，看新上映的电影，吃日本料理。刚满二十岁，初到首都的小城姑娘古雅莎哪经得住这般攻势，她对师哥说不上喜欢，但也不至于讨厌。古雅莎还来不及细想，这是不是她期待许久的初恋，就稀里糊涂地被师哥单方面对外宣称，她是他的宝贝女友。(4)



□韩绍敏

估摸时间也快12点了，叶运平便端着盆子，耿小芹跟在后面，两人小心地下了渠，向厂里回。

地地蔓好吃，但做起来麻烦。先要将地地蔓用水泡开，拣择出里面的杂草，再用清水淘洗多次去除泥沙才能干净。叶运平便把自己组的那些女工叫来，炒鸡蛋、切萝卜，粉条已经提前泡好，和的面也发酵了，大伙七手八脚，擀皮的、包馅的、摆笼的、烧火的……热气腾腾、香味扑鼻的地地蔓包子终于踩着午饭时间点顺利出笼。

吃了中午饭，淅淅沥沥又下起雨来。看形势不可能再有人过来加工棉花，姚满财便让大家提前回家。本来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，但忙碌的时候经常加班，今天没有活干，加上现在天黑得早了，又下着雨，姚满财考虑到还有好几个女工，便决定在四点半收工，留下自己和门房老张守护工厂。

叶运平回到家的时候，妹妹俊萍正在门洞里洗衣服。连着阴雨几天，她终于有时间把家里的脏衣服都清洗一遍，却苦于没有地方晾晒，便在门洞两头扯了根塑料绳当晾衣杆。叶运平骑了一路自行车，衣服上溅了不少泥点，俊萍便让他脱下来换洗一下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叶运平发现母亲和妹妹脸上都荡漾着一种喜色，而且两人不时还有眼神交流，似乎有什么好事在偷偷地乐。母亲一个劲地给他夹菜，劝他多吃些。叶运平中午在厂里吃了挺多地地蔓包子，本来就不怎么饿，加上刚才在路上和赵海说好的要去他家。赵海要

□闫学温

汽车虽好，但那位许老板儿子长得并不好，小鼻子小眼小耳朵，圆圆脑袋上头发少；粗短的胳膊粗短的腿，圆滚滚的肚子矮墩墩。走起路来喜欢背着手，攥着小碎步，远远瞧去，就像是滚动的山药蛋。与高大英俊的俊来叔相比，差远了！可是，英俊不能当饭吃，英俊不能当钱花，纵有千般不情愿，翠翠姨还是要嫁给许老板的儿子了。

听说翠翠姨哭过，也闹过。晋娃记得，有好几次翠翠姨出门，脸上都围着红纱巾，隐约可以看到肿得高高的脸；走路看得出她的腿微微瘸着，听母亲说是翠翠姨偷偷出去与俊来叔看电影、逛县城，被她父亲打的。翠翠姨挨打的事俊来叔也知道，每一次他都抚摸着翠翠姨受伤的脸，难过得直掉眼泪。有几回翠翠姨甚至被打得起不了炕，俊来叔急得找晋娃父亲帮忙。

在年底前结婚，秋忙过后家里就开始慢慢收拾了，拾掇房间，找木匠做家具。他和赵海整天忙于轧花厂的活，又没有个节假日，偏巧今天回得早些，叶运平便决定去赵海家看看有什么活能帮忙干干。因此尽管他心里有些疑惑却没有多想，吃了点饭就匆匆去赵海家了。

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，母亲好像还没有睡下，一听见叶运平叫门就赶紧出来开了，迎他进来后，母亲飞快地关了大门，却没有回她和妹妹住的南屋，而是跟在他后面，一起进了叶运平住的西厢房。

15瓦的灰黄灯泡下，叶运平简单地清扫完炕铺，展开被褥后回过身，看见母亲坐在炕角，还是在静静地看着他，笑眯眯地一动不动，仿佛是他刚出了一趟远门，好久都没有见了。

“妈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找我有啥事？”叶运平大脑飞速地旋转，猜想着发生了什么事，从母亲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应该不是坏事，他绷紧的神经一下放松了。

“没……没有事……”母亲轻轻啜着，明显地欲言又止。

叶运平把母亲扶上炕，“妈，下雨天凉，你坐上去用被子盖住。没有事就没有事，你想和我编闲我就陪你编一会。你靠在被窝上舒服些。”

母亲赶忙摆摆手，“不啦不啦，你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，我也没啥事，就是想看看你……”

叶运平“噗嗤”笑了，“哎，妈，咱们这不是天天都能见吗？”

“哎，是天天见面，可每天你晚上回来和早上走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。一天要出现多少事呀？你天天

都在长大！”

“妈，你肯定有什么事要对我说，是吧？你就直说吧，把我都急的。”

母亲轻轻笑了，“哎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妈也是心里急得火燎火燎的。平娃呀，妈问你，你是不是在厂里找下对象了？”说着拿出一块手绢来，正是耿小芹在姚暹渠上给他擦雨水的那块，“萍萍在给你洗衣服的时候从裤兜里找见的，这上面的花花图案一看就是女娃家用的。妈就是想问一下……”

叶运平这才想起擦了雨水后，随手把手绢塞进了自己口袋，就忘了还给耿小芹了。叶运平面皮薄，即使是在自己母亲跟前，也不禁脸上一红，他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块已经洗净熨干，叠的四四方方的手绢，“妈，人家只是见我淋雨了，临时让我擦一下，我忘还给人家了。这事你就不要操心了，有合适的我会及时给你说的。妈，你看，也不早了，你回房休息去吧，我也瞌睡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看这娃，一说这事就撵我走。”母亲笑着嗔道，抬起腿下了炕，走到房门口，又扭头说：“人家女娃要是能看上咱们家这光景，你就把她领回来叫妈看看，行吧？记着喔！”

送走母亲，叶运平上炕脱了衣服，拉灭了电灯，静静地躺在被窝里，却没有一丝睡意，母亲的话语在耳边一遍遍回响着，耿小芹的面容在眼前一遍遍跳跃着。他明白母亲的心思，理解母亲的焦急。好朋友赵海眼看也要结婚了，而自己父亲早逝，母亲拉扯他们兄妹二人不容易，他的婚姻，是家里的头等大事，是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。(4)

会唱歌的苹果树

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晋娃听说翠翠姨曾经商量着和俊来叔私奔，晋娃父母也支持他俩私奔，晋娃也想着让俊来叔和翠翠姨出走，可俊来叔终究丢不下他娘福婶，三合计两犹豫，结婚的日子也就到了。

翠翠姨终究拗不过她的父亲，她认命了，可俊来叔还不死心。

晋娃喘着粗气跑上了蝎子岭。这蝎子岭是晋娃所在村庄凤翔村的制高点，呈东北——西南走向，横亘在村庄的东南。站在这蝎子岭上，往东看，是稷王山，远远地可以看到山顶上那座棒槌塔；向南望，东南是一条由南向北流动的小河——饮马河，到了蝎子岭前一拐，依岭由东向西，哗啦啦地流向西边的大河里。正南不远处就是南祥村，以河为界，河东是一层层的梯田，河西是一望无际的平川。西南方向是孤山，古称绵坪，又称介山，相传当年介子推就被烧死在这座山上，至今山上还遗存有介子推烧死时扶过的老柳树；有后世民众为纪念介子推而修建的介子推祠，因祠堂广植柏树，又叫柏林庙。每年清明前夕附近村民都前

来迎神赛社，折柳还家；每年六月六，山脚人家都会结朋引伴，阖家出动，上庙朝山。这山四面为川，孤独地矗立着。山脚下不远处就是县城，远远地可以听到县城里嘈杂的音乐声。东北方向，是一条依岭而修的公路，是村里去往镇上唯一的路径。公路以北是一条深沟，顺公路而蜿蜒，沟壁土崖直立，沟沿长满了杜梨、酸枣等杂树；沟底黄土柱林立，坑洼不平，枯黄的蒿草薄薄地附在地上。这条沟到晋娃家窑后，转而向北，与另一条叫作碾子沟的深沟相通。碾子沟头，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，从村北穿过，一直向西，直到溪滩地，因与龙行村毗邻，因此叫作龙行沟。

沟南就是晋娃所生活的凤翔村。如果站在溪滩地向东望去，村庄的情形如同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。窑洞、小院依地势而建，层层叠叠，到沟边戛然而止。此刻站在岭上，村里的情形一目了然。村子西边是一马平川的溪滩地，再往西就又是村庄座座，直到土崖边，崖下就是日夜奔涌的大河。(4)